

文學史漫話

陳關榮

題記： 當年中學未完便被送去上山下鄉，從廣州市到了海南島五指山區。住茅棚、點油燈、吃木薯、喝溪水，開荒植樹過了整整七個年頭。期間每年被允許回城省親一次。不甘於磋砣歲月，每逢回家便到舊書店以斤論價買一堆棄書帶到海島閑讀。幸好尋得《唐詩三百首》、王力《詩詞格律十講》和游國恩《中國文學史》等經典。在白日勞作之餘，晚上油燈下翻幾頁古籍、念一首舊詩。如此日復日、年復年，讀遍了手邊幾部文學著作和一大捆雜書。當時覺得文學史特別有趣，最近抽空把當年隨手寫下的零散筆注整理出來，作了些訂正和增補，留作銘記。

中國文學起源於詩歌。「詩言志、歌詠言」。詩這種文體始於堯舜，以《詩經》為代表。《詩經》自西周起，不斷由民間彙集和官方編撰，歷時六百年，留下了今天的版本，共三百多篇。《詩經》分六義，即「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」。文學主體為「風、雅、頌」，即詩的本身，其中「風」指《國風》，細分為十五國風，「雅」包括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，「頌」則有《周頌》、《魯頌》和《商頌》，而「賦、比、興」則是闡述寫詩的技巧。

《詩經》是韻文。同時期的一部傳世之作是《尚書》，屬散文。隨後便是《春秋》，由孔子修訂。《春秋》有「三傳」，即《公羊春秋》、《穀梁春秋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後者亦稱《左傳》，是一部極具文學色彩的編年史。《左傳》中最重要內容包括《國語》，記載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，以及《戰國策》，記錄了戰國時代縱橫家的言論和事蹟。概括地說，《尚書》記言，《春秋》紀事，為我國兩大史書，也是兩部偉大的文學作品。孔子推崇《詩經》，說過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，其中的「詩」指《詩經》。孔子尤其喜歡《詩經》裡的「二南」，即《周南》和《召南》。他說一個人不好好學習「二南」，就會如面壁而立，為人做事不知如何去何從。

說到孔子，當然不能不說他的《論語》。其實《論語》並非由孔子所寫，是由他的弟子將聽課筆記編輯而成。《論語》的思想和文學價值毋庸贅述，其中不乏名言佳句。記得當年讀過片段，最喜歡的不是「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乎，不舍晝夜」，而是「子曰：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」。該句子後來演化出「歲寒三友」梅松竹的典故。記得1973年是我一生中最為惆悵失落的時段，10月28日留下七律一首：「飽閱風霜慣晴陰，青松自有歲寒心。卓然峭壁高枝在，俯視無言草木深。」今日不堪回首話當年，正是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？只是當時已惘然」（唐李商隱《錦瑟》）。

《論語》之後，陸續出現了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韓非子》以及《呂氏春秋》，為先秦「諸子百家」的鼎盛時期。「諸子」指老子、莊子、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墨子等學術和思想代表人物，「百家」指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等文學和哲學代表流派。特別是老子的哲學思想為道家的本源宗旨。其《道德經》中的名句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字面上頗為直白，意思卻深邃莫測。傳說中的道教始祖太上老君就是老子。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，《道德經》是世界上除了《聖經》以外被譯成最多外國文字的名著。

像《詩經》一樣，戰國末西漢初出現的《楚辭》也是一本詩文集，共十六卷。顯著不同的是，前者中沒有出現著名的個人作家，後者卻成就了兩位偉大的文學家，就是《離騷》和《九歌》的作者屈原以及《神女賦》和《九辯》的作者宋玉。

文學發展之初大致經歷了「詩、辭、歌、賦」的階段。《詩經》的詩和《楚辭》的辭之後，出現了各種祭祀、競技和表演中需要吟唱的「歌辭」。漢代《樂府》中的歌辭達到了極高的境界。樂府本來是衙門之名，是採集民間詩歌的低微官府，但由他們整理出來的歌辭也統稱為「樂府」。

漢代《樂府》是繼《詩經》之後的民歌大彙集。它用通俗語言描寫真實生活，由雜言趨向五言，是詩史中五言詩體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。其《長歌行》中的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

傷悲」就十分通俗易懂。漢樂府中著名的《孔雀東南飛》則是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敘事詩，與北朝的《木蘭詩》合稱「樂府雙璧」。後人把它們和唐末的《秦婦吟》一起統稱「樂府三絕」。

繼歌辭之後，文學的另一種體裁便是賦。賦是韻文與散文結合的敘事文，在漢代盛行，故亦稱為漢賦。宋玉之後的漢賦名家當推司馬相如、楊雄和賈誼。司馬相如的代表作《子虛賦》構擬了兩個人物，就是楚國的「子虛」和齊國的「烏有」，彼此對話，巧配成賦。成語「子虛烏有」出自此典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在他們家鄉四川廣為流傳，今日成都也稱為「文君故里」。楊雄受司馬相如影響較深，他的《羽獵賦》和《長楊賦》是西漢末期最有名的作品。賈誼早有才名，二十一歲受漢文帝封為「博士」，翌年升為太中大夫，寫下的政論文《過秦論》、《論積貯疏》、《治安策》等在歷史上有很高地位。他後來被貶至長沙，途經湘江時寫下了《吊屈原賦》，流芳千古。他在長沙三年後又被徵召回京。賈誼三十三歲英年早逝，但其文采與見識均深受後人讚頌。西漢時期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同時寫下了《屈原賈生列傳》，到後來東漢時期班固編撰的《漢書》中也有《賈誼傳》。

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，原名《太史公書》，顧名思義是記錄歷史的，但其書章文句皆為絢爛散文，深沉雋永，不同凡響。《史記》是中國第一部傳紀通史，共計一百三十篇、五十多萬字，記述了從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期間長達三千多年的歷史。它既是嚴格的史籍，又是極好的文學作品。司馬遷與司馬相如被譽為「文章西漢兩司馬」。

可是司馬遷本人經歷了一段慘烈殘酷的歷史。漢武帝在天漢二年派李陵出兵甘肅酒泉抗擊匈奴，但李陵彈盡糧絕後降敵。武帝為之震怒，群臣亦皆聲討，唯司馬遷為李陵求情。武帝遷怒，賜司馬遷以宮刑。何等奇恥大辱！正如文王身陷囚室寫成《周易》、仲尼困厄編纂《春秋》、屈原放逐乃賦《離騷》、左丘失明仍作《國語》、孫臏臍足尚修兵法、韓非囚秦留下《說難》和《孤憤》，司馬遷以他刑餘之身，忍辱負重，秉承父願完成了一件天賦使命：寫成了《史記》。現在重讀《史記》，「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」。

1973年7月15日，我曾寫下七律一首，大體上都是回顧這些逆境出雄才的故事：「曾嘲李白難行路，如今啟步到吾曹。拒用韓非留孤憤，稽疏屈原賦離騷。乞歸崔述空才智，哭返阮籍沒蓬蒿。驥子龍文天下是，難得管樂遇桓昭。」

兩漢時期，詩的成就很高。當時詩的主體是五言，其最初成形可追溯回漢代的《蘇李河梁贈答詩》和《古詩十九首》。漢獻帝劉協在位時年號「建安」，那個時代的詩文成就在文學史上熠熠生輝，被譽為「建安文學」。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（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），建安七子（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）以及才女蔡琰（文姬）。

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歸功於曹操，他是傑出的政治家、軍事家和大詩人。曹操起初是漢獻帝的丞相，後晉封為魏王。雖然身居高位，曹操的詩歌中多有描寫戰亂和民間疾苦的：比如《蒿裡行》中有名句「白骨露于野，千里無雞鳴」；《短歌行》中的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」以及《龜雖壽》的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」為人熟知。至於曹操的長子曹丕，他的七言詩《燕歌行》和文學專論《典論—論文》對建安文學的繁榮起了極大推動作用；三子曹植詩歌代表作有《洛神賦》、《白馬篇》、《七哀詩》等。說到這裡，自然會想起「七步成詩」的故事。曹操死後，長子曹丕欲以繼位，他奪去二弟曹彰的兵權，逼四弟曹熊上吊，隨後為難三弟：他令曹植在七步之內作出一首詩來，不然便要處死。曹植七步之內果然成詩一首：「煮豆燃豆箕，豆在釜中泣：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」

「建安七子」中之佼佼者是王粲，他也有一首譴責戰亂、同情民間疾苦的《七哀詩》，其中句子「出門無所見，白骨蔽平原」常常讓後人感歎良多。

蔡琰，字文姬，是東漢大文學家蔡邕的女兒。文姬初嫁衛仲道，後守寡，值匈奴入侵，被左賢王擄走，下嫁匈奴，育有兩子。十二年後，曹操統一北方，用重金將蔡文姬贖回，將其嫁與董祀。蔡文姬擅長文學、音樂、書法，留下《悲憤詩》二首和著名作品《胡笳十八拍》。歷史上「文姬歸漢」的故事被反復演繹，廣為流傳。

接下來的文學史延續到六朝。

六朝時代，即三國至隋朝的南方六個朝代（孫吳、東晉、南宋、南齊、南梁、南陳），均建都於今日南京（因而南京亦稱作「六朝古都」）。六朝承漢啟唐，文學昌盛，科技藝術也極其輝煌。東晉末期的詩人和辭賦家陶淵明廣為人知，他的田園詩在歷史上數量最多，成就也最高，其中有名篇《桃花源記》。其實，他還是文學史上第一個寫了大量飲酒詩的隱逸詩人，以「醉人」的語態來書寫憤世嫉俗的檄文。他「不為五斗米折腰」的故事家喻戶曉。到了南梁，梁武帝（昭明太子）親自彙編詩文集《文選》，後人稱為《昭明文選》，內容除涉及《詩經》、《離騷》、《楚辭》之外，還涵蓋有周、秦、漢、晉、宋、齊、梁七代詩文作品，實為史無前例之集大成者，是文學史上一大重要文獻。

之後，文學史來到了登峰造極的時代—唐。中國文學之冠是詩，而唐詩為詩品之最。唐朝歷時近三百年，後來清代康熙時期編撰的《全唐詩》共九百卷，近五萬首詩，作者兩千餘人，可謂洋洋大觀、不可一世。

初唐有四傑：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。其中王勃二十九歲英年早逝，留下的《滕王閣序》是宴會上即席而作的駢體詩序，被視為典範之作。他的詩句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」更為後人所熟悉。

唐朝鼎盛時期，有李白杜甫的詩、韓愈柳宗元的文、顏真卿柳公權的字、吳道子李龍眠的畫—正是「空前絕後，君欲何求？」

「詩仙」李白和「詩聖」杜甫，同時開創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先河。李白出生和去世都比杜甫早十年左右，兩人在年輕時見過兩三次面，其時李白已是如日中天，杜甫還是初出茅廬。杜甫相當敬重「詩兄」李白，說他「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」。

李白一生基本上是流浪者，過著縹緲不定的生活，「五嶽尋仙不辭遠，一生好入名山游」。不清楚他從哪裡學來的寫詩本事，也沒有記錄說他參加過科舉考試。杜甫說他「天子呼來

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」，他說自己「我本楚狂人，鳳歌笑孔丘」。可見李白算得上是一個天人或異人。

李白存世詩文千余篇，代表作有《蜀道難》、《行路難》、《夢游天姥吟留別》、《將進酒》，另有《李太白集》傳世。他的作品浪漫奔放、意境新奇；他的詩句行雲流水、明快自然。他曾批評詩歌「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」，自己則寫下了許多平民百姓都能朗朗上口的詩篇，如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、「日照香爐生紫煙，遙看瀑布掛前川。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」、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。他還寫了不少仁民愛物的作品，曾以律詩贈別一位農夫：「李白乘舟將欲行，忽聞岸上踏歌聲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倫送我情」，其情之深可以說是「無以倫比」。他雖漂泊無涯，卻樂觀有度，不開心的時候也瀟灑超脫：「抽刀斷水水更流，舉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。」李白詩篇傳誦千年，眾多詩句已成經典，如「片辭貴白璧，一諾輕黃金」和「功名富貴若長在，漢水亦應西北流」。

杜甫小時候父親仕途失意，適逢戰亂，一家顛沛流離，飽嘗苦楚。杜甫初試進士不第，便去蕩游各地。他旅途歷盡艱辛，所見全是國破家亡、民生塗炭的悲慘景象。接著又逢安史之亂，他還被叛軍擒獲、押解長安。杜甫一生輾轉曲折，晚年略為安定，便攜家遷蜀，但後又折返湖南，病死湘江。

杜甫留下一千多首各種文體的詩，著名的有《三吏》、《三別》、《兵車行》、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、《麗人行》、《春望》。杜詩充分表達了對民間疾苦的同情和對當時殘酷社會的鞭撻，有名句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和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，風雨不動安如山」。他的詩在藝術上以豐富多彩著稱：有豪情奔放的如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」；有鬱沉頓挫的如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；有辭藻瑰麗的如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；有平白質樸的如「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」。杜詩格律嚴謹、精煉和諧。他有幾句名詩，銘為我之鞭策：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」、「為人性癖耽佳句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、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、

「新詩改罷自長吟，頗學陰何苦用心」——陰鏗和何遜是南朝的兩位著名詩人。杜甫還開創了新樂府詩，後由元稹、白居易繼承。

盛唐期間許多著名詩人中，李杜之後應數王維和孟浩然。

王維詩畫雙絕，人稱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。他是佛教徒，但年老後隱居的長安終南山，卻是道教之發祥地。王維有一個詩友祖詠，年輕時去長安應考，文題是「終南望餘雪」，要求寫一首六韻十二句的五言律詩。祖詠遠望終南山，深思良久，寫下了四句：「終南陰嶺秀，積雪浮雲端。林表明霽色，城中增暮寒。」然後就擱筆了，說「意盡」。考官很不高興，給了他不及格。事實上後人多認為該詩完整優雅、餘味雋永。我當然也很認同，在1974年1月1日寫下七律《寫作》，宣洩了一番感慨：「書貴風雅忌浮詞，出言有典免招疑。勿將短句強為賦，寧把長文寫作詩。如礙抒情當破格，若妨立意不循規。終南祖詠望餘雪，世俗當時未得知。」

孟浩然一向被李白、杜甫和王維推重。他多寫山水田園、旅遊興致以及隱居逸事，與王維並稱「王孟」，為陶淵明之後的山水田園詩派代表。

到了中唐時期，白居易在杜甫去世兩年後出生。據說他是神童，六歲便會寫詩。但是他一生非常勤奮，曾說自己「晝課賦，夜課書，間又課詩，不遑寢息矣，以至於口舌生瘡，手肘成胝」。據說他還經常先把詩稿念給老年人聽，覺得對方能聽明白了才拿去發表，因而他的很多好詩句都很平白，如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。白居易出名的故事詩有《琵琶行》和《長恨歌》。

說到中唐時代的文學，不得不說韓愈。他被認為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文豪，兼秉詩文，傳揚孔孟，宣導古文，被後人尊為「百代文宗」，為「唐宋八大家」之首，著有《韓昌黎集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，以及名篇《師說》等。民間流傳的口語「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」就是韓愈的詩句。

韓愈幼年命苦，三歲時父母去世後由兄長撫養，不幸兄長亦早卒，繼由家嫂照顧。韓愈少時苦讀，十三歲已能寫出一手好文章。但韓愈不是應試能手，三次應考進士、三次應考博學宏詞，全部落敗。他第四次投考進士時，碰上與上次同一道考題和同一個主考官，於是他便自認晦氣，繳交了同一份答卷，快快離場。誰知結果出來，他卻是名列榜首！韓愈的故事成為科舉歷史上一大佳話，也是笑話。

後來和韓愈齊名的是他的好友柳宗元。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與韓愈並稱「韓柳」。他是山西河東人，故亦名柳河東，曾任職禮部員外郎，後來幾經貶謫，曾降職為永州司馬，寫下了訴說民間疾苦的《捕蛇者說》，最後到了柳州做刺史。所到之處，山水田園風光無限，讓柳宗元寫下了大量優美華麗的遊記，如《永州八記》。他一生留下詩文作品六百餘篇，後來詩人劉禹錫為他撰有《河東先生集》。

所謂「唐宋八大家」指的是唐代的韓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、王安石、曾鞏和三蘇（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、蘇轍）。

歐陽修自幼家境艱難，母親用荻草在沙堆上教他寫字，後來有了成語「畫荻教子」。歐陽修畢生的勤奮為後人津津樂道。一說他的學問出自「三上」——馬上、廁上、枕上——他從不浪費時間。二說他功成名就，但告老還鄉後還常常夜讀不已，妻子笑他是不是還怕老師責罵？回應說是怕將來被年輕人責罵。三說歐陽修任滁州太守時，一次游琅琊山途中寫下了《醉翁亭記》草稿，起首說：「環滁四面皆山也，東有烏龍山，西有大豐山，南有花山，北有白米山，...」為了修改得更好，他讓助手把文稿掛在城門四周，廣泛徵詢意見。因為歐陽修是大文豪，一直沒有人敢發聲。後來一樵夫說，你的第一句我已經明白了，後面的東南西北太囉嗦。歐陽修欣然接納，還專門請蘇東坡抄了一份改好的《醉翁亭記》送給樵夫留念。據說歐陽修經常到那個醉翁亭去，和民眾喝酒取樂，自稱「醉翁」，期間請大家為他的文稿提意見。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」，便出於此。

歐陽修培養了許多好學生，其中佼佼者有曾鞏和蘇軾、蘇轍兩兄弟，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。此處先記述北宋名家王安石，再回來說歐陽修的三位學生。

王安石集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文學家於一身。他為官時政績顯赫，於嘉佑三年被封為度支判官，進京述職後提呈了一份萬言奏本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，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，可是未獲接納。後來，王安石兩次被封宰相然後又兩次被罷黜，最後變法失敗。文學方面，王安石在詩、文、詞方面均有傑出成就。他一生潛研經學，著書立說，創有「荆公新學」，被譽為「通儒」。

歐陽修的高足曾鞏可能不為世人熟識。他資質聰慧，兄弟們說他「十二歲能文，語已驚人」、「生而警敏，不類童子」、「讀書數萬言，脫口輒誦」。曾鞏二十歲入太學，上書歐陽修並獻《時務策》。可是他不諳應試，屢考不第，直至入歐陽修門下，才登科進士第一。歐陽修對這位學生極為讚賞，說：「過吾門者百千人，獨于得生為喜。」

其實歐陽修最得意的門生是蘇軾和蘇轍兩兄弟，特別是蘇軾即蘇東坡，他才華橫溢，是文學家中之全才：古文、散文、詩詞、書畫，無一不能、無一不精。這裡單說蘇東坡的詞：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」和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都是千古絕唱。「萬事到頭都是夢，休休，明日黃花蝶也愁」和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，亦很感人。

說到宋詞是需要大揮一筆的，因為宋詞在文學史上熠熠生輝，與唐詩並稱「雙絕」。

唐末到宋初之間是為期半個世紀的五代十國歷史時期。期間蜀人趙崇祚編纂了一部詞集《花間集》，共十卷，收錄了溫庭筠、韋莊、皇甫松等十八位花間詞派詩人的經典作品，並選錄了唐末五代詞五百首。《花間集》是文學史上第一部文人詞選，有很高的歷史地位。

宋代豪放派詞人則有辛棄疾、蘇軾、岳飛、文天祥等，多寫豪情壯志精忠報國的感慨。辛棄疾的「醉裡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」和「想當年、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」實是迴腸盪氣，岳飛的「壯志饑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」更是慷慨悲壯。文天祥留下詩詞千多首，其中詩句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氣貫長虹。

宋朝還有一大批婉約派詞人，包括歐陽修、晏殊、柳永、秦觀、李清照等，以及南唐後主李煜。女詞人李清照的詞句特別婉約柔美，譬如「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。此情無計可消除，才下眉頭，卻上心頭」。只是沒有想到，她也會寫出氣壯山河的豪放詩句：「生當作人傑，死亦為鬼雄。至今思項羽，不肯過江東。」李煜是南唐最後一位國君，精書畫、通音律，尤以詞的成就最高。宋兵攻下金陵後把他俘到汴京。那段日子他寫下了許多傷懷故國的詞句：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、「獨自莫憑欄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以及「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」。宋太宗憎恨他這些詞句，命人在宴會上下藥，將他毒死。

我特別欣賞南宋詩人陸游，歷史上他留下詩詞數量最多，曾自詡「六十年間萬首詩」。陸游號放翁，浙江紹興人。他「年十二能詩文」，也曾習武練劍並研讀兵書，苦學而仕進。中年更是躍馬橫戈，閱歷軍旅生涯，留下過許多氣勢磅礴的抗金救國詩詞名句：「三更撫枕忽大叫，夢中奪得松亭關」、「夜闌臥聽風吹雨，鐵馬冰河入夢來」、「國仇未報壯士老，匣中寶劍夜有聲」、「一身報國有萬死，雙鬢向人無再青」。陸游與唐婉淒美的愛情故事，特別是他們沈園偶遇留下的兩首詞《釵頭鳳》感動了不少後人。多年後陸游重游沈園，更寫下了令人斷腸的詩句：「夢斷香消四十年，沈園柳老不吹綿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猶吊遺蹤一泫然。」陸游的一些名句如「山重水複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、「何方可化身千億，一樹梅花一放翁」，以及「人才衰靡方當慮，士氣崢嶸莫可非」，全都清麗流暢、膾炙人口。陸游一生中幾經宦海沉浮，曾因壯志未酬而悲憤動容：「胡未滅，鬢先秋，淚空流。此生誰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滄洲！」他最終退隱山陰二十年，八十五歲離世前留下《示兒》一絕：「死去原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」1969年8月18日，我寫了一首七律緬懷陸游：「千古風流號放翁，從戎壯歲報國身。賢良竟亦成遷客，詩賦何以扭乾坤。傷別兩闕釵頭鳳，喜迎一曲謝池春。流年虛度遺俠骨，夢斷關河有回輪？」

民國之前的幾個朝代更迭是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在唐詩宋詞之後，中國文學的發展演變到了元明時代的曲藝雜劇和清代的章回小說。

中國戲曲最早的成熟形式是宋元時代的南戲，而第一個繁盛期是元代的雜劇，代表人物是關漢卿。關漢卿的《竇娥冤》、《蝴蝶夢》、《望江亭》和《拜月亭》廣為人知，王實甫的《西廂記》和高則誠的《琵琶記》對當時戲曲的發展很有影響。王國維《宋元戲曲史》對此有很好的總結。中國戲曲的第二個繁盛期是明清傳奇，其中首推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。清初京城盛行昆曲與京腔，乾隆中葉後昆曲衰落，而京腔興盛演變成京劇。

元、明、清時代有四大名著，大家耳熟能詳：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，毋庸贅述。此外還有明代的《金瓶梅》和清代的《聊齋志異》、《老殘遊記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。

本文作結，還要提及晚清詩人龔自珍。他的《己亥雜詩》是一組自敘詩，取題廣泛，其中一首多年來給了我不懈的激勵：「九州生氣恃風雷，萬馬齊喑究可哀。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」